

民族三元观

□纳日碧力戈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运用皮尔斯“大三元”和“小三元”的符号学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的民族现象,提出民族三元观在本质上是民族指号生态观,是维系现实生活与思想结构的共生丛。

关键词:民族研究;皮尔斯;指号三元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10)02-0001-04

当下的民族研究风气,不是务实,就是务虚,或者只描述无理论,或者只推理无实据。举例来说,多年来的以都市学者群为中心的民族译名研究,^[1]多从理论到理论,不涉及真实而生动的民族生活,从斯大林到安德森,从英语到汉语,没有百姓的话语,没有少数民族的语音。这种类似结构主义的抽象推理的代价是牺牲民族生活和民族智慧;本土人的生存过程和生活细节,他们的物质环境,他们的身心感触已经等而下之,“退居二线”,被长期搁置。学者们推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语句,讨论他们的本意,形成虚拟的学术生活方式。反过来,对于民族生活细节不厌其烦地进行描述,不从事民族志的比较研究,不和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挂钩,不开展基于比较民族志的批评,虽然不失为贡献,但毕竟不是民族研究的主旨所在。我们在以下行文中可以看到,皮尔斯的指号三元理论始终保持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良好接触,理论始终联系实际,是从“务实”和“务虚”二元对立中拯救民族研究的可供参考的视角。对于日常生活来说,理论只能提供大致的思路,不能解决具体的细节,不能解决如何应对千变万化的事变,不能解决当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没有理论的照应,没有世界观的价值取向,也就不能正常处理生活细节,不能正常和他人相处,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也就是说,理论和实际有相生相辅的关系,它们互相适应,也互相修正,形成一个共生的整体。此外,理论和实际只能在互动过程中产生联系,它们总是在“协商着”、“交谈着”,人为割裂它们这种活生生的互动关系,会导致理论的“死亡”和实际的“消逝”。理论者,心也;实际者,实也。皮尔斯一生致力于把心理和现实结合起来,让它们在指号中融为一体,并以

“心理现实主义者”自居。他的理论模式还有另一个优点,那就是它的开放性、发展性和多变性。皮尔斯不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追求心智终点,他只追求“永动”,追求现实生活中的指号过程,并试图由此解释整个宇宙万物的运动。运动、整体、辩证、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正是民族研究应当追求的目标。

一、皮尔斯的三元理论

索绪尔认为指号由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组成,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是概念,能指和所指共同决定语言实体的存在。^{[2]P102 P146}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都属于心理现象,与物质世界并无直接关联;这种心智抽象是欧陆结构主义的核心,也通过特鲁别茨科伊-雅各布森等俄罗斯语言学家深刻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这个流派的指号理论把历史和社会生活悬置起来,不予考虑,只考虑当下的横向对比,这使他们能够放弃历时差异和表面不同,超越“琐碎的”日常境况,追求抽象的心智,属于普世主义观照。皮尔斯的指号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指号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是征象(sign/representamen),第二是对象(object),第三是释义(interpretant/解释系统)。征象是我们对物质性的第一感觉,对象是对此物质性之所指的感知,释义是升华,是头脑里的“真正指号”。按照皮尔斯的定义,征象(sign)是第一,它和第二,即对象,有真实的三维关系,并由此决定了第三即释义的存在,使释义也与这个对象保持同样的三维关系。西尔弗斯坦对皮氏的“三分”有明确的解释:“第一”基于指号载体的性质;“第二”基于所指实体的性质;“第三”基于信号受指体(entity signaled)和信号发出体(signaling entity)之间关系的性质,即被交流之意义的性质。^[3]丹尼尔

收稿日期:2010-03-15

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1957-),男,蒙古族,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

(Daniel) 为了阐明皮尔斯的指号观,根据指号、对象、释义各析出的三个分支,设计了一个 3×3 的表格:^[4]

	指号(第一)	对象(第二)	释义(第三)
第一	Qualisign	Icon	Rheme
第二	Sinsign	Index	Dicentsign
第三	Legisign	Symbol	Argument

第一列排出三种指号,第二列排出三种对象,第三列排出三种释义。征象叫作 Qualisign 它表示质感,如“红色”。如果把这种红色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它就变成了 Sinsign,即征象二。与此同时,征象一和征象二会涉及更加广泛的意义场,涉及社会习惯,即征象三。同样,对于对象来说,也有类似相对独立的三分:对象一,即似象,与其所指有一致性或类似性,如拟声词、地图、设计图等。对象二,即标指,与其所指不存在一致关系,但有连续关系或逻辑关系,如烟与火的关系。对象三,即符号,与其所指不存在连续关系,也不存在一致性或类似性,而存在语言学上所说的约定俗成的关系。至于释义的三分,释义一表示可能性,释义二表示事实,释义三表示理性。释义一,即 rheme 包括词语的前缀、后缀、中缀之类,也包括图表中的线或格。单独拿出来,释义一只蕴含可能性,只有在具体场景和具体使用中才有具体意义。释义二,即 dicentsign/dicesign 包括语句、命题、判断等等,但是,释义二的真伪要借助释义三即论据或推理来裁定。这里有三点需要强调。第一,如皮尔斯本人所说,以上三分只是为了方便,在临场中必然是三分归一,互不可分;第二,对于语言人类学来说,象似、标指和符号具有特殊的、革命性的意义,尤其是标指,它既在皮氏三分表中处于中间位置,纵向横向都属于第二,在语言人类学的意义研究中,也处于象似和符号之间;第三,皮氏的指号理论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后人留下足够的思辨空间,它是超越二元对立,实现三一辩证的起点。皮尔斯的拟象(icon,如人和自己照片的关系)一标指(index,如烟和火的关系)相对于符号(symbol,相当于语言任意性、约定俗成的关系)^[5]在波德里亚那里已经不再同时在场。波德里亚认为,当今世界只有抽象结构,没有象征(符号)交换,只有过程没有目的;主体、政治性、经济、意义、真理、社会事物、真实事物都已消失,剩下的只有法则。^{[6]P1-7}如果用皮尔斯指号学(semiotics)分析波德里亚所指的现象,这一种“像符断裂”,即征象(sign)、对象(object)相对于解释系统(interpretant)的断裂,即征象和对象已经“死亡”,只剩下解释系统。^[7]波德里亚深受索绪尔影响,只关注西方中心城市的结构主义虚拟化,没有注意到西方世界生存环境的多样性及其实用功能(即存在大量非虚拟化生活和建立在交流和协商基础之上的利益交换),更没有注意到非西方地区丰富的生活现实。在充满激情的社会生活中,

与客观世界直接相关的皮尔斯“拟象”远没有“死亡”,它们很活跃,直接和本土人的日常活动联系在一起,伴随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里的“标指”也充满跃动,指引他们“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二、民族研究的“再物化”

民族研究要产生新的活力,就要重新关注“物化生活”,回到民间去,多在田野上行走,少在网络上漫游。在多族共居的乡间,可能听到“复调”语言,听到黏着语的无声调发音,听到孤立语的抑扬顿挫,这些都是生动的“拟像”,是现实抛在我们面前的征像(sign)。这些让我们心灵有所感的征像,通过情感和认知的双重渠道指向另有所指的“对象”(object),又指向文化系统的“符号”(symbol)。

在侗族生活的世界,到处有本地特色和特质,鸭叫鱼游,禾苗青青。那稻田里游动的“征像”,立即引出所指的“对象”:上面是鸭子,下面是鱼;作为对象的稻田、鸭子和鱼同时又引出与它们对应的“指号”,即侗族的生态文化系。这种稻、鱼、鸭、人的共生系统,构成物质与能量的良性循环,是一个多渠道、自循环的网络。侗族的稻田分为冷水田、向阳田、过水田、阴冷田、高榜田等多种类型,以适应不同海拔、不同湿热光的条件,合理种植不同品种的水稻;侗族选育个体小、育成快、产卵期长、杂食的特化鸭种,可穿行于高秆糯稻的夹缝之间,觅食动植物饵料,为水稻除虫灭草;稻田中放养的是驯化鲤鱼,它们游动在稻田各处,捕食浮游生物,为稻田增肥,降低虫害。^{[8]P65-74}所有这些都要在侗族人的掌控之中,他们要把握好“稻—鱼—鸭”的相克相生规律,巧妙利用各种生态条件和动植物习性,并加以适当培育,使形成可良性持续的大生态系统。

蒙古人的游牧文明与草原环境融为一体,畜牧业在传统上是主要经济部门,饲养马、牛、绵羊、山羊及骆驼。蒙古包用木料和毡片制成,易拆易建,抵御风寒,适于游牧;勒勒车用白桦制作,轻便而易于驾驭,载重300~450公斤,日行30公里,对草原压力小;牧民逐水草而居,划分四季营地,实行轮牧,放牧时撒播优质牧草种子;他们利用草原时只利用植物的地上部分,让植物有机会传宗接代,从而也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不仅如此,蒙古族人民还发展出与草原生态相适应的制度,窝阔台汗指令千户内选派“嫩秃黑赤”(牧场管理人),派专人勘查荒地,开辟新牧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草原牧区提倡人畜两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于1969年颁发《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暂行条例(草案)》,积极保护草原生态。蒙古民族有丰富的植物文化,某些植物蒙古原名甚至比现代植物分类还准确,如“芨芨草”(Achnanthes)属的“醉马草”(A. inebrians (Hance) Keng)蒙古原名为 deresun-hoor 其中 deresun为芨芨草属,hoor是“毒”的意思。英国植物分

类学者 H. F. 汉斯 (H. F. Hance) 于 1876 年把该种错误地归属于针茅属 (*Stipa L.*), 定名为 *Stipa inebrians Hance* 中国植物分类学家耿以礼于 1959 年恢复了它的隶属, 成为 *Achnanthes inebrians (Hance) Keng* “若是英国人 Hance 发表该新种时知道其蒙古原名的真实内涵的话, 不至于把属搞错了。”^{[9]P6-19}

这些民间知识的实用和活用, 符合皮尔斯式的指号三元理论, 较好地实现了“理论联系实际”, 使“征像”——“对象”——“释义”及“拟像”——“标指”——“符号”共同组成互动共生体。如果用波德里亚的符号三段论分析, 在这些地方, 古典时期的“仿造”、工业时期的“生产”和当代社会的“仿真”^[10]浓缩在一起, “一个也不能丢下”, 避免了都市里的指号肆虐和像符断裂。

三、民族指号生态观

要克服都市里的指号肆虐和像符断裂, 就要用大生态或超级生态的观点重新审视从城市到乡村的人类社会, 高楼和田野联结成一个互动的指号共生体。当然, 这里所说的指号 (sign) 是根据皮尔斯心理现实主义提出的, 他的指号体系一端联结着“物的质感”(即征像), 一端联结着“文化抽象”(即释义); 一端联结着“以物为本”的拟像, 一端联结着“约定俗成”的符号。

民族研究不仅要研究民族“文化抽象”和“约定俗成”的方面, 还要研究民族现象的“物化”征像和“物本”拟像。同时, 处于中间环节的指他的“对象”和逻辑的“标指”也是这种指号生态研究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往的民族译名多不关注民间知识和少数民族语言, 居住在城市里的研究者对自己的知识体系深信不疑, 少有反思, 把命名对象看作是不具备现代知识的文盲, 宁可到国外和外语中寻找证据, 也不愿意走向民间, 听少数民族的语言表达, 观察他们的分类过程和实践智慧。其实, 包括少数民族社会在内的民间社会并非缺乏理性和理论, 并非“愚顽不化”; 相反, 他们对于生命的感悟远远超过城市人的判断, 他们知道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劳动, 什么是收获, 什么是做人。他们既不高傲也不尊贵; 他们是尊重生活的普通人。记得瑞典的萨米人告诉我: “不要对我们说‘你们要爱护大自然’, 因为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 儿女没有不爱自己母亲的道理, 这是多余的说教; 这是你们城里白人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一位蒙古族老太太对我说: “我死后会烧掉; 埋起来不好——总有一天风把我的骨头吹出来, 会吓着小孩。”与城市人盲目消费, 疯狂污染的做法比较起来, 这难道不是一种生态智慧、一种充满哲理的话语吗?

要恢复城市指号的生态, 就要请指号“下乡”, 请使用指号的都市人从事一点田野工作, 和他们的研究对象朋友, 学习他们的语言 (即使通过翻译也好), 学习他们如何分辨五谷、劳作肢体, 诚实生活。此外, 更

重要的是要把城市和乡村联为一体, 融为一个超级指号共生体, 彻底让人与社会自然相通、互动互生、互补有无, 让城市的感悟与乡村的感悟沟连起来, 成为人类的感悟, 也让城市的经验与乡村的经验交流起来, 成为人类的经验。指号像记忆一样会在身体中积淀和积累, 即“体化”(incorporating)。^{[11]P90-127}与人握手的触觉, 打招呼的语调, 都在身体中记录下亲自参与的征像、对象和释义; 任何理论思考都不能不考虑这样的体化实践。蒙古人骑马的姿态, 瑶族人爬山的敏捷, 回族人的礼节, 都会和他们的族名发生指号联系, 因为表面上是任意的族名与日常生活中非任意性的征像和拟像紧密联系, 也就带有非任意性。

……一个人在钢琴中部的一个习惯位置上, 学会了对于地方、距离和揪压的体化感觉。能够坐在钢琴前, 在键盘上的“任何地方”轻轻揪压, 得到一个最初的感觉; 让你的手指精确地落在你左侧“两英寸”的地方, 差半英寸或者到位的压力不同, 就会出错; 再移动“17英寸”, 同样准确地敲击另一个键; 再同样准确地移动“23”英寸; 完成这些动作要迅速、同步, 就像让你碰自己的耳朵或膝盖时, 你就用最短的距离用手去碰耳朵或膝盖, 用不着想你的手的最初位置, 或你的耳朵的位置, 或它们之间的路线; 要熟悉手和键盘的高低位置、逐步谙熟它们各自的表面……^{[12]P114}

不可否认, 所有这些都和指号系统联系在一起, 最终会指向命名和分类。命名和重新命名要考虑社会记忆和指号如何在原名上积淀和积累, 这些原名如何与民族互动的历史和当下的社会实践勾连在一起。族名是“做”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

从荒野到城市, 人和自然是社会一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地方性的和传统的知识、社会礼俗和社会网络对维持良性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建立在保持基础上的资源有助于生态循环和更新, 有助于恢复力的保持, 由资源使用者直接参与的环境监督、环境研究和政策制定, 有助于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 也有助于遵纪守法。^[13]从主观能动性来说, 人、自然、社会的指号生态是重中之重, 人的主体性要嵌入自然和社会的主体性之中, 形成互为指号、互为环境的共同体。民族研究, 包括民族译名研究, 必须具备这样的宏观视野, 必须考虑民族指号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把自然、社会、人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指号三元, 始终处于不断的象征互动之中, 民族的生命智慧和民间知识应当成为包括民族译名研究在内的民族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研究要有指号三元观照, 要对三元的互动过程、对这种互动过程的细节进行“浓描”和“深研”。这是民族研究在指号层面上真正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一步; 民族

三元观在本质上是民族指号生态观,是维系现实生活与思想结构的共生丛。

参考文献:

[1]周旭芳.关于“民族”一名中英互译等问题的讨论综述[J].民族学通讯,1999,(134).

[2][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铭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Silverstein Michael 1976. Shifters Linguistic Categories and Cultural Description. In Basso Keith and Henry Selby eds Meaning in Anthropology pp 11—55.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4]Daniel E. Valentine 1984. Fluid Signs pp 30—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关于皮尔斯“对象”三分,另参阅 Peirce Edition Project ed., 1998,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ume 2 (1893—1913), pp 4—10,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6]让·波德里亚 [法].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凤

凰传媒出版集团,2009.

[7]Gérard Deledalle 2000, Charles S. Peirce's Philosophy of Signs: Essays In Comparative Semiotics pp 37—53,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8]罗康智,罗康隆.传统文化中的生存策略——以侗族为例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9]陈山,田睿林.蒙古民族与草原环境[J].刘仲龄,额尔敦布.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10]让·波德里亚 [法].象征交换与死亡.

[11][12][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3]Berkes Fikret Gary P. Kofinas and F. Stuart Chapin III 2009. "Conservation, Community, and Livelihoods: Sustaining, Renewing and Adapting Cultural Connections to the Land", in Chapin F. Stuart III Gary P. Kofinas Carl Folke eds., Principles of Ecosystem Stewardship: Resilience—Base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NY: Springer pp 129—147.

责任编辑:罗兴贵

Trilogy of Ethnic Groups

NARIBIlig

Abstract: By means of Peirce's macro-trilogy and micro-trilogy concerning semiot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thnic groups in China's context and indicates that the trilogy is a concept regarding ethnic signs by nature which associates real life with ideology.

Key words: Ethnic research; Peirce's trilogy regarding signs